

COLLECTOR

ALFREDO HABERLI

收藏无用之物

瑞士设计师Alfredo Haberli，一把广受欢迎的为MOROSO设计的沙发椅已经令他立足当今最重要的产品设计师行列。从椅子、沙发到灯具，甚至为孩童设计汤勺，Alfredo的设计世界不以夸张取胜，常在细微处嵌入自己的生活趣味。他从不以声势压人，却令每一个拥有他产品的人在使用中体会到独有的细腻。在他位于苏黎世的办公室里，他的个人收藏堆满了空间的每一个角落，大到一把沙发，一件划船用的椅背，小到一件家具模型、一双废弃的手套、一把刷子，他在这些物件身上寻找自己的创意密码。在最新为丹麦纺织品牌KVADRAT设计的面料系列中，他特别推出了名为DIS-PLAY的陈列装置，展示他数量庞大的个人收藏品。在我们的采访中，他娓娓道来自己的收藏与创作之间的关系。

采访、撰文_HainaLv 摄影_Isabel Truninger (办公室)、Jozo Palkovits (人物)、Jonas Kuhn (伦敦DIS-PLAY展览现场)
翻译_夏也 编辑_Haina Lv
压图为Alfredo Haberli为Kvadrat设计的Nadir针织面料

Alfredo的办公室中，他收藏的无名物件装饰了抽屉、书柜、墙面等等

MW=MODERN WEEKLY

AH=Alfredo Haberli

MW: 你的简历中强调自己是阿根廷出生的瑞士设计师，但是你13岁就来到瑞士，阿根廷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特殊意义？

AH: 对，刚刚我请你来会议室做采访，这就不大像瑞士人的作风，这方面我保留了阿根廷的热情传统。就好像我喜欢轻松的氛围，喜欢使用强烈的颜色，这都是非常拉丁，非常阿根廷的手法。我在阿根廷的最初13年对我启发很大，我一直都在从中汲取创意。同时，我在瑞士的苏黎世求学，所以影响是双方的。

MW: 说说你刚刚在伦敦举办了一个私人收藏物件展览，取名为DIS-PLAY，这指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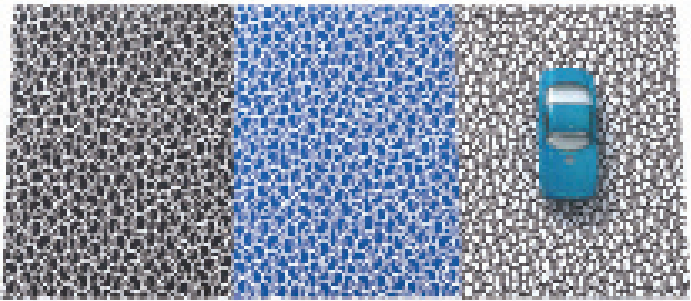
AH: DIS-PLAY只是展览的名字，我为丹麦品牌KVADRAT设计了一个纺织面料系列，它们的设计来自于我的一个私人手贴簿，所以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展览，来展示这次设计的颜色和灵感的来源。

MW: KVADRAT这个系列共有三种花纹，它们的名字Galaxy、Nebula听起来来自宇宙世界，但是你又说一些图案来自日本旅行时的印象，这两者是如何串联起来的？

AH: 我最初设计的是Galaxy花纹，它看起来很像星星或者宇宙里的其他什么。为了让三种织物形成一个整体，将它们贯穿起来，我试着从宇宙中寻找相似的主题。但是，尤其是Nebula，它的设计灵感并非来自宇宙，而是一个抽象认知的瞬间，好像一开始，你只能看到图案，但仔细看，才



为KVADRAT面料特别推出的DIS-PLAY陈列装置展示了他个人从收藏中寻找灵感的过程。



从阿根廷带回来的小汽车



Alfredo Haberli



会看到叶子，会看到一些无规律的闭合图形。

MW: 这个系列也使用了丰富的颜色，你对颜色的理解是什么？

AH: 颜色对我来说是第一装饰元素，因为对颜色的使用可以表达丰富的情感。例如这款椅子不用红色，因为黑色更有个性一些。好像我身上的衣服，我穿的就是Galaxy图案。

MW: DIS-PLAY 上展出的物品据说都是你个人的收藏，那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它们？

AH: 旅行的时候，我会买一些。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它的颜色。例如其中的一只手套，我不需要使用手套，但我喜欢它的颜色搭配。而这几个钢丝是用来钓鱼的，我也是因为颜色才买的。

MW: 在哪里买的这只手套？

AH: 在手工艺品店买的。铁丝是在渔具店买的，不一定，我就随便转转，跳蚤市场啊之类的。

MW: 喜欢就会买？

AH: 没错，我喜欢收集没什么名字的小物件，很多也不是由设计师设计的，都是偶然找到的物件。

MW: 这挺有趣的，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通常会忽略的物件，但你都看到了。

AH: 举个例子，你觉得这是什么？(指着一张木头弧线形物件)

MW: 椅子的一部分，或者是面具？

AH: 这是船上旋转座位的一部分，当我们划船时，贴在背部的木椅。这里还有一辆玩具汽车，是我唯一一件从阿根廷带来的东西。那是一根铝管，是用高压热加工做成的。这个你看不全的形状是摩托车的一部分。这个也是无名的，用于飞蝇钓的渔具。你把食饵放在这里面，打开这些小门，嗒嗒嗒，就能看到里面的食饵。

MW: 据说你还有一个专门的手贴簿，它是怎样的？

AH: 我是一个忠实的无用物品爱好者。任何物品的出现都会有自己的理由，比如满足功能的需要，比如给人们带来快乐，或者提供能量。我的办公室里充满了它们，抽屉、墙上、货架上到处都是它们。我有一本书，我用做拼贴的方式画上颜色、标上成分，贴上素材，随手记录下什么。有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理由，只是为了记录它们。

MW: 但它们最后可能都会成为灵感的一部分。

AH: 没错，当我工作时，好像目前这个面料系列，我打开我的拼贴簿，从中找寻颜色的对比、材质的对比，有时候可能只是一种感觉，一种情绪，但它是非常有效的。所以在伦敦的展览上，我用大大小小的橱窗与模型来展现我对于收藏与拼贴的情感。一大一小、一虚一实，这是一个找寻过程。

MW: 有些设计师只选择一种家具设计，例如设计灯，但你却设计过很多东西，包括椅子、桌子、织物，为什么？

AH: 首先，我不喜欢重复自己，所以如果我总是设计椅子，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灵感。我喜欢尝试不同的领域，因为我可以不断开发研究新的未知。而且从一个领域跳进另一个领域，也很有趣。当然，我必须在擅长的那个新领域。如果你设计织物，人们就会拿你和其他设计织物的人比较，所以你必须成为和他们一样好的织物设计师。设计椅子，我必须成为一个好的椅子设计师。设计内饰也好，不管什么，都是如此。

MW: 许多设计师喜欢谈论新技术，例如3D打印技术，对你来说，有特别想利用的技术吗？

AH: 目前没有。

MW: 你不喜欢科技，不想尝试吗？

AH: 喜欢。我总是在我的不同设计项目中使用科技，例如，我向Alias(一家设计公司)建议过使用高科技材料。我在材料弯曲方面也有好几项专利，我总是尝试新技术。但这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，因为有些公司没有钱用于投资新技术，那么我们就得换种方式来设计。例如换一种图案结构，重新定义旧有的概念，得出新概念、新想法。新技术或多或少意味着大量的投资，但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做到。

MW: 你认为设计行业的革命性的观念是什么？因为大家都喜欢说自己的产品如何革新，但有时候我们却很难发现真正的变化。

AH: 我也不赞同很多革新的说法。像iPhone这样的通信工具可以说是革命性的。小到面料，例如纳米面料可以免清洗，因为清洁总是个问题。汽车工业也有新技术。LED技术也比较新，虽然不是超新技术，但也算比较新。目前我们已经转向光谱显示技术研究了。有些东西还没有用LED替换掉，很奇怪。以上都是技术层面的，很有意思。在时尚业，织物面料才是革新点，而不是所谓的设计。

MW: 你会如何描述你的这些私人收藏和你的设计创造性之间的关系？

AH: 我总是以少取胜，用很少的材料做出很多东西。我的设计总是带有某种衍生性，你必须看两次，因为每次你都能看到不同的侧面。人们对我作品的观感常常不是直接的，好像前面说到的面料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你看不到抽象的图案里有叶子的形状。从这里看，你也看不到有两种颜色。当你凑近看时，你就会发现……我的所有设计里都有这个特质。我收藏的这些物件也同样如此，我喜欢多层次地观察它们。

MW: 除了收集小物件，你会收集艺术品吗？

AH: 不收藏。

MW: 不喜欢吗？

AH: 不，没有特别地收藏它们。而且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艺术家。作为设计师，某些创作过程和艺术家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，不到完美的程度是不会展示出来的。唯一的不同是，我设计物件、设计织物，它们都是那种能够成为一个系列、量产的东西，而不是唯一的艺术品。而且我从来不是一个人工作，我总是和一个行业一起，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工作，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。同时，我现在也能和艺术家一样表达自我，但我不是传统定义上的那种艺术家。我总是和某个领域的同僚一起合作。

MW: 你经常旅行，能谈一谈你最喜欢的城市吗？

AH: 欧洲最喜欢的绝对是哥本哈根，亚洲最喜欢东京。我去过三次东京，但只来过一次中国。

MW: 好的，最后介绍一下你目前正在做的项目？

AH: 我刚刚完成了一栋房子的设计，是在德国进行的一间预制房屋，2016年就能完工并投入一对一的直销。很有意思，因为是预制的，也就是说把房屋看成一个物件，提前造好了。两天之内，就能“嘭”地一下造起来。■